

上海歌剧舞台再现“风云时代”追梦人

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今天为新演出季揭幕

■本报记者 姜方

“关山明月千年望，蜿蜒青石铸脊梁……长城万里长，长城万里长。”一首新创混声合唱歌曲《长城万里长》，唱出满腔家国情怀。从今天起至17日，由上海歌剧院、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制作，上海歌剧院创排的爱我中华——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大剧院首演，为2024上海歌剧院演出季拉开序幕。

该剧是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我们有信心在《义勇军进行曲》首演时，为观众呈现一台充满生命活力与昂扬斗志的用心之作。”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介绍，这部原创民族歌剧讲述的是“风云时代”下，田汉、聂耳、夏衍、司徒慧敏、许幸之等进步青年，在上海创作出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

“因为有着伟大梦想，这些‘用笔做刀枪’的左翼文艺工作者，才成就了伟大事业。而我们的新演出季就以‘梦之所往，心之所向’为主题，围绕原创力、国际合作、世界经典、艺术教育等四大板块，聚焦古今中外可爱而伟大的追梦人，向观众展现他们追梦和圆梦的过程。”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赵蕾告诉记者。

四部原创剧作铸就伟大梦想

紧扣“梦之所往，心之所向”主题，在新演出季的原创新作板块，上海歌剧院汇集国内一流主创团队共同筑梦，一连推出四部原创剧作。

开幕大戏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讲述百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群追梦青年如何成立电影小组，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在光影世界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想象新中国。剧情对“左翼电影小组成立、聂耳入党、蓝衣社捣毁华艺公司、三友式录音机研发”等进行精心设计，强调在风云际会、有志



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昨天进行彩排。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之士集汇的上海，《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必然。

舞台上的上海街头，各色人等汇集在一起，宛如一幅风俗画，不一会儿，主角们现身位于提篮桥的秘密创作基地。“当年这些有文化有学识的前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肩负起对家国的责任汇集在一起，像岩浆一般喷发他们的情感和激情，释放胸中的才能与才思。”该剧导演廖向红告诉记者，今天主创们排演《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要讲述为何当时这群年轻人能创作出后来的国歌，“在新时期和更远的未来，我们还要继续高唱这首歌曲，不断触发观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

目前，该剧已纳入文旅部“2023—2025舞台艺术创作行动计划”。编剧游晓之、作曲孟卫东、导演廖向红、舞美设计丁丁、灯光设计任冬生、多媒体设计胡天骥、服装设计徐家华及歌唱家孙砾、宋倩、于浩磊、李新宇、余杨、陈朝宾等主创，通过创新表达讲好红色故事。“孟卫东笔下的旋律很是入耳，从独唱、

重唱到合唱，希望每个唱段都能让大家觉得很好听，剧中包括《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等音乐的动机也贯穿其中。歌剧的场景切换速度很快，几乎每五六分钟就会变化，希望这样的流畅度能对年轻观众产生吸引力。”副院长张庆新介绍。

原创新作板块中的另一部歌剧《晨钟》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为代表，讲述他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高举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光，燃烧革命之心的感人故事。他们以

马丁·怀特、声乐指导亚历山德罗·阿莫雷蒂、石倚洁、孙砾等歌唱家都将加入歌剧院的演出中。明年上海歌剧院将继续出发，前往北京、山东、江苏、福建、广东、陕西等地巡演。在艺术教育板块，也将继续与上海大剧院携手推出“歌剧院空间”艺术分享公益演出、上海图书馆东馆合作策划举办诗乐书画·艺术沙龙系列，及与静安区文化馆合作的“社会大美育·合唱课程”，举办诸多艺术美育普及活动，与观众共享艺术之美。

汇聚世界经典展现艺术梦想

在全新演出季的国际合作、世界经典板块，上海歌剧院力邀众多国际知名艺术家与上歌艺术家演绎世界经典作品，将艺术家们的梦想一一呈现。

明年是普契尼逝世100周年，上海歌剧院不仅与英国皇家歌剧院、上海大剧院联合制作歌剧《蝴蝶夫人》，也将再度亮相上海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普契尼歌剧GALA音乐会上，和慧、安努弗亚塔·维斯特里、豪尔格·德·莱昂、皮耶特罗·泰拉诺瓦、马可·贝尔蒂、维罗妮卡·吉奥耶娃等国际著名歌唱家们，将与宋倩、于浩磊、王潇希等上歌优秀艺术家们唱响普契尼的经典选段。

上海歌剧院还将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联合制作歌剧《唐璜》。而在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联合制作的音乐版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及马勒《第二交响曲》中，也将由埃迪特·扎米尔、安德里亚斯·康拉德、海伦娜·祖巴诺维奇、莎冰娜·斯维洛、徐晓英等中外艺术家携手合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明年，上海歌剧院也将配合中法建交60周年，在院长许忠的指挥下倾情演绎柏辽兹独一无二的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席客座指挥俞璐将与上歌演奏家们共同带来贝多芬《第七/第八交响曲》；常任指挥张诚杰则将与少年钢琴家吴一凡合作门德尔松诞辰215周年纪念音乐会。

在全新演出季的年度艺术家中，合唱艺术指导马丁·怀特、声乐指导亚历山德罗·阿莫雷蒂、石倚洁、孙砾等歌唱家都将加入歌剧院的演出中。明年上海歌剧院将继续出发，前往北京、山东、江苏、福建、广东、陕西等地巡演。在艺术教育板块，也将继续与上海大剧院携手推出“歌剧院空间”艺术分享公益演出、上海图书馆东馆合作策划举办诗乐书画·艺术沙龙系列，及与静安区文化馆合作的“社会大美育·合唱课程”，举办诸多艺术美育普及活动，与观众共享艺术之美。

带着点映积攒的口碑和亿元票房，电影《三大队》今正式公映

他为了他的道，走遍天涯

■本报记者 王彦

陈思诚监制、张冀编剧、戴墨执导的电影《三大队》今天正式上映了，带着此前点映积攒的不俗口碑和亿元票房。

新片基于非虚构作品改编而成，但网上有句不算影评的影评，得到点赞上万次，“不是所有的故事都需要原型，看完《三大队》，真希望这样的悲剧从未发生”。这一句精准戳中了故事的来处与归宿——它曾是某一位的真实人生，而他的故事从文字到影像，触动了太多人的情肠。

故事里的程兵12年兑一诺，穿过警服、囚服、常服，历少年壮志不言愁到光脚风沙，他因落魄的嫌犯万里追凶，为自己所坚信的道走遍天涯。有人说，这部电影证明了“真实自有千钧之力”，真实的人间和时间淬炼出的故事，是可以越过视听奇观抵达人心的；也有学者觉得，这部电影虽有凶案、有传奇性，但根本在于“人”的胜利，片中三大队那些血肉丰满的人，才是与观众生命经验相契合、能与之共徘徊共振的情动之因。

原型的震撼也好，改编后立住的“人”也罢，先睹为快的评论里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电影确实需要这一类作品，它深度关注现实、真诚关心人的境遇。

忠于“梗概”，但更丰满了追逐执念的山一程水一程

2018年，笔名“深蓝”的作者撰写了一篇非虚构作品《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这篇7000字开头的文章记录了一位在命运里沉浮的刑警：他本是刑侦大队队长，在率队侦办一起恶性案件过程中，由于嫌犯之一意外死在审讯室，他和他的队员集体被判入狱。刑满出狱后，他以普通人的身份追踪另一个在逃嫌犯，终于在多年大海捞针后找到凶手。原型故事之曲折、人物遭遇之跌宕，提供了一个足够震撼的“故事梗概”。如今电影上映，主创完成了一个既忠于“梗概”、又丰满了血肉的故事。

三大队全员入狱，这是原文的既有情节。电影补充了嫌犯王大勇意外死亡的诱因，但并不流于此处。一方面是法治社会的价值取向要求——能制裁罪犯的，只能是法律。更重要的，对于在逃嫌犯王大勇的追踪，编剧张冀把原型里出狱后独自追凶的一人行，改写为三大队重新集结。正是在五个人追逐执念的山一程水一程中，观众共情了。

入狱前后，程兵的生活有天壤之别。此前，他是屡建战功的队长，警队后生以他为榜样，女儿以他为荣；八年刑期减刑两年，虽重获自由，但成了需要定期向属地公安报备的重点人员，妻女已经冷淡疏离。蔡彬、马振坤、廖健的人生也在六年后几多坎坷，有的成了孤家寡人，满嘴着破红尘，有的虽然家没散，但人成了社会边缘人。队里最年轻的徐一舟，事发时刚从警校毕业不久，尚不及意气



风发愿惩扬善，就已满腔热血无处安放了。

五个有家、有牵挂、有理想的人，他们决定继续追凶，因为旧案未结、热血亦未凉，他们要告慰亡灵、还社会以正义。广东、湖南、四川、辽宁、云南、广西、贵州，一路上，没支援没配合，脱下警服的三大队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摸排调查。他们变换工作，空调维修工人、物业保安、网吧网管，从暗路到明路，用最笨拙的办法，打听任何可能与王大勇有关的信息。无论身披哪种服装，只要一声“动”，他们行动迅速、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尽其所能守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从内心驱动、行为逻辑再到职业养成的肌肉记忆，凡此种种，都是可揣摩人之常情、事之常态。

五个“前警察”并肩追凶，苦中作乐有时，振奋有时。可他们毕竟此生不再是警察，随时间推移，追凶路迢迢又无望。每个人心头那点情之所系，挨个消磨着初始信心。万里追凶到底成了孤勇者的执念。“向前看”还是“放不下”，是影片中段着重探讨的议题。以三大队之名，凶案当然是未竟的任务。但具体到三大队里每个人，他们肉体凡胎，不曾脱离普通人的境界，就像程兵在工作笔记里写“谁都不是生活在真空的世界”。

个体世界，家庭、爱情、健康或是人生的其他维度，和遥遥无期的“目标”相比，究竟孰轻孰重？电影不直白地给答案。观众既无从得知马振坤有过多少个不敢接通的妻子来电，也不能确定廖健道别时有没有因东北小饭馆里春晚的背景音乱了心弦。电影只是确凿无疑地拍出老马在火车站时那声“哎”，可仅此而已。恰恰是一次次纠结与暧昧，牵动着故事里不同角色的选择，也让这些带着悲情的理想主义者有了落地的真实感。

历遍善恶，依然照见了人性里的光

《三大队》最动人、触发最多观众唏嘘的一幕，很可能是大结局时分。嫌犯终于归案，镜头

像开场戏一样再次追随程兵。不过这一回，他不是走向冷冽的罪案现场，而是迎着阳光融入车水马龙。

12年的坚持终于有了结果，那是程兵个人对三大队有交代的一刻，是三大队终于能“报告上级”使命必达的一刻，还是他的人生在漫长的12年“放不下”后从此能向前看的界碑。但对芸芸众生，当时只是寻常，甚至对办案民警，他能做的亦只有郑重的一记敬礼。12年寒来暑往、朝来暮去，程兵早已容颜改鬓毛衰。可时间的重量没能沉淀出警察的荣耀，相反，命运的判词早已写就，借用鲁迅的话，“时光永远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

程兵这份“我执”能不能换回一句“我值”？有网友相信，片中三大队的每个队友，都是平行世界里他的“如果”——如果他没一追到底，他会回归爱人、回归亲情、回归生活。所以片尾他和曾经的队友们相逢，是重新拥抱自己错过的人生。也有网友援引余光中的话，来宽慰故事里的主人公：“通往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得尽量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

还有人注意到电影片尾曲《人间道》的歌词后写下：我们为什么需要电影，因为在那几个小时里，与电影产生的共鸣会让自己忍不住握紧拳头、化身主角，心里高喊着平日也许无法道明的正义与理想“我要这朗朗乾坤下，事事有公道！”

从这个层面看，当犯罪类型、悬疑类型已成为商业院线的热门赛道，观众在今年的影院里看遍欺骗、凶杀的故事，人们的确需要一部为普通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而掬一把泪的作品，来回这一年的院线告别。

大胆创新，“初舞台”呈现生机勃勃“年轻力”

今年5月入围、8月剧本朗读会、12月初登台，两部作品在“孵化计划”的推进下丰富完善，稳步“生长”。

《冲出麦田》讲述青年服装设计师在家乡找寻自我的历程。该剧对人物群像的鲜活刻画紧贴时代脉搏，“模特秧歌步”等特色段落点燃了现场气氛。记者获悉，“冲出麦田”的灵感源自音乐人王富有温暖的童年记忆，金灿灿的麦田搭配色彩明亮的曲调，是打动评审的关键要素。作品入围后，王富有和编剧温昭逸围绕“麦田”这一意象，不断探索扩充着故事的维度。温昭逸坦言，在7个月的创作期里，数轮推翻故事大纲，不断修改重写歌曲。“千变万化，麦田始终是故事的‘根’。”

“中国人有着深厚的乡土情节。‘麦田’代表着家乡，是非常重要的落点。”导师、导演胡晓庆表示，怎样对待故土和过去是这部作品的核心。创作热情引导着两位创作者不断前进，来自导师和观众的反馈为他们补充着新的养分。最终，确立了这版气质独特又富含现实意义的作品。

《聊斋之黄九郎》则改编自《聊斋志异》中的短篇故事，以现代化视角演绎新剧情。作曲徐唯尊没有刻意运用“五声调式”，反而在配器和编曲中大胆采用流行、摇滚的风格为基底，并以民族乐器作为色彩和点缀，形成有别于传统“国风”的听感。

《聊斋之黄九郎》与《冲出麦田》一古一今，一虚一实，风格迥异。如何利用有限的舞台空间，实现剧目的差异化呈现？舞美设计师充分发挥现场空间特性，运用特殊光影效果，写意呈现了剧中的古代村落和城市风光等场景，丰富了观众的想象空间。

■本报记者 宣晶

在上海，音乐剧追梦人们有了一个交流汇集的广场、一个鼓励先锋的实验室。昨天，2023“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在上海文化广场音乐剧中心迎来“年终汇报”，入围作品《冲出麦田》《聊斋之黄九郎》首次登台，以工作坊的形式各自呈现了约40分钟的片段。新一轮“孵化计划”的征稿也同步开启，期待着属于华语原创音乐剧的又一个春天。

五年来，“孵化计划”收到来自573人次的408部原创投稿作品，孵化出原创音乐剧作品十余部。《南唐后主》《生死签》《对不起，我忘了》《无法访问》《南墙计划》5部优秀原创音乐剧作品已成功实现商业制作，完成商业演出共计207场。“寒来暑往，四季轮回，孵化的脉络周而复始，扶助着一部作品的生长，亦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原创力量。”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表示，“孵化计划”为创作新人在内容层面提供辅助，为新作建立面向观众与市场的有效输出路径。“我们相信，如果机制好了，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才和作品出现。”

大胆创新，“初舞台”呈现生机勃勃“年轻力”

今年5月入围、8月剧本朗读会、12月初登台，两部作品在“孵化计划”的推进下丰富完善，稳步“生长”。

《冲出麦田》讲述青年服装设计师在家乡找寻自我的历程。该剧对人物群像的鲜活刻画紧贴时代脉搏，“模特秧歌步”等特色段落点燃了现场气氛。记者获悉，“冲出麦田”的灵感源自音乐人王富有温暖的童年记忆，金灿灿的麦田搭配色彩明亮的曲调，是打动评审的关键要素。作品入围后，王富有和编剧温昭逸围绕“麦田”这一意象，不断探索扩充着故事的维度。温昭逸坦言，在7个月的创作期里，数轮推翻故事大纲，不断修改重写歌曲。“千变万化，麦田始终是故事的‘根’。”

“中国人有着深厚的乡土情节。‘麦田’代表着家乡，是非常重要的落点。”导师、导演胡晓庆表示，怎样对待故土和过去是这部作品的核心。创作热情引导着两位创作者不断前进，来自导师和观众的反馈为他们补充着新的养分。最终，确立了这版气质独特又富含现实意义的作品。

《聊斋之黄九郎》则改编自《聊斋志异》中的短篇故事，以现代化视角演绎新剧情。作曲徐唯尊没有刻意运用“五声调式”，反而在配器和编曲中大胆采用流行、摇滚的风格为基底，并以民族乐器作为色彩和点缀，形成有别于传统“国风”的听感。

《聊斋之黄九郎》与《冲出麦田》一古一今，一虚一实，风格迥异。如何利用有限的舞台空间，实现剧目的差异化呈现？舞美设计师充分发挥现场空间特性，运用特殊光影效果，写意呈现了剧中的古代村落和城市风光等场景，丰富了观众的想象空间。

2023“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收官

“初舞台”传统生生不息的原创力量

2023“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收官

专家号脉，创作者应听到更多诚恳声音

昨天的舞台展示亦是《冲出麦田》《聊斋之黄九郎》吸引投资方认标、实现后续商业化对接的基础，堪比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孵化计划”平台为他们配置了导演、编剧、舞美、灯光、音响、服装等资源，助力作品从蓝本迈向演出。记者注意到，年初启用的上海文化广场音乐剧中心不仅提供了小剧场舞台，还集合排练空间、共享办公室、录音棚、资料室、采访室等各种功能，可以作为“实体孵化器”，连接演出、制作、创作、经纪等产业链多个环节，填补国内原创服务平台的空白。

硬件到位、资源注入的同时，创作者们还需要哪些帮助扶持？昨天，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坐在台上，认真看完两台演出。《冲出麦田》虽稚嫩，但其饱满的能量让我欣喜。提一个建议，麦子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能不能作为时间线索贯穿全剧？庄稼遭遇台风或病虫害，是否也可以与人物命运链接……“在演后谈环节，他为作品号脉，真灼灼见让王富有和温昭逸听得频频点头。对许多创作者来说，有着导师制度、汇报与选拔机制及制作团队等辅助资源的“孵化计划”就像一所学校。“有时会觉得像回到校园时代，大家都很纯粹地在讨论作品本身。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尊重，更可以放心且安心地创作。”温昭逸说。

正如费元洪所言，一部作品的首次登台仿佛初生，需要不断补充血肉、修正错漏、打磨细节，最终瓜熟蒂落，这才是“孵化”真正的意义。其间，创作者需要温暖的鼓励包容、坦率的针锋相对、启迪的指点迷津，也需要提醒它切莫跑偏，却不宜用溢美之词“捧场”，对尚未成熟的新作过早下了“盖棺定论”。

